

<<月夜变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月夜变身>>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6445

10位ISBN编号：7020066445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英]基特·威特菲尔德

页数：311

译者：任战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月夜变身>>

### 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和我们的生活十分相似的世界，惟一的区别是人口的99%都是里坎人（即狼人），在月圆之夜，他们就变身成为嗜血如命、毫无理性的野兽。另外极少数的人，因为在胎儿时期脑部遭受微小的损伤而导致出生后无法变身，这些人被称为“裸背”，他们从小便要忍受人们异样的眼光和社会的不公。主人公劳拉就是一个“裸背”，她是多拉（狼变行为实时监管部）的工作人员，这个机构负责在月圆之夜抓捕那些违反法律在外面游荡的里坎人。劳拉的一个朋友在制服一个变身的里坎人时被咬掉一只手，不久又遭到枪杀，劳拉在追查案件的时候自己也成为了暗杀的对象，社会的偏见、亲人的疏远、朋友的远离、爱人的背叛，这些都让劳拉几乎陷于绝望，而最后的真相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 &lt;&lt;月夜变身&gt;&gt;

## 章节摘录

## 第1章 那是个简单的故事。

据埃勒维说，他的车抛锚了，他迷了路，变身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努力寻找庇护所。但他的确应该找到一个——因为每段步行可到达的距离间都有政府设立的封闭的庇护所，也叫禁闭室；不管怎么说，从日落到月亮升起这段时间里，总归能到达一处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理论都比现实要美好。

醉鬼们最让我们头疼，因为他们烂醉之下往往摸不清路。

可这个人指甲整洁，衣冠楚楚，也许他讲的故事是真的，毕竟这种事情每个月都在发生。

但也可能不是真的。

这并不是个复杂的故事。

而且，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强尼想要抓住他的时候，埃勒维把他的手齐手腕咬掉了。

大多数变身人并不会那样做。

他们会进攻；那是当然的了。

我们身上都有疤痕。

一道很深的疤痕划过我的左前臂内侧，那是第一次“捕狗”留下的；臀部一边深深凹了下去，那是二十二岁时的纪念；小腿肚上也遍布疤痕——我还算是个不错的捕手，比大多数人受的伤都要少。

但伤筋断骨就不同寻常了。

通常情况下，在被抓住之前，变身人并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

虽然他们都会进攻，但每个人并非完全相同。

具体要取决于各人的品性。

这个人必定有某些特别之处，才会把我的朋友变成残疾。

他的脸看上去还像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尽管我知道他已经过了那个年龄。

一个城里男人，这就意味着他收入不错，比我强。

这个案子的费用肯定是他自掏腰包，而我将用这笔钱去付自己的账单。

我带着些许希望打量着他，然后注意到他跟我以前接手的那些接受无偿服务的当事人是多么的不同。

他向前探下身去，注视着我。

也许处在当下境地，他会比平时有礼貌一些。

我点了一支烟。

仅仅出于客气，也敬了他一支。

没想到他竟然接受了。

里坎人通常不吸烟。

“所以，”我说，“你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你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能够证明你试图找到庇护所但没成功。

” “事实就是这样。

”他的口气就好像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想碰到一个礼貌当事人的愿望小小地碰了壁。

我叹了口气。

“看来我是不能指望你还记得自己犯下的罪行喽？”

”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刚刚问了个愚蠢的问题，竟然把他做过的事称作罪行。

“当然不记得。

我连那个人都认不出来。

”我把一张照片扔到桌上。

“他叫强尼·马可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现在你把他手咬掉了，他没法拿到全额的工资，正在为孩子们的教育发愁呢。

他是个好人。

” “你认识他？”

## &lt;&lt;月夜变身&gt;&gt;

”我的当事人看上去有些意外。

“我还以为法律顾问不能接手跟自己有私人关联的案子呢。

” 精明的小子。

“这里是多拉，埃勒维先生。

我们总共只有几千人，难免彼此相识。

这个世界很小。

而且我们都要——”我及时刹住自己，没有说出捕狗这两个字——“都要偶尔执行满月任务，所以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既然你的法官不是里坎人，你就必须努力说服我们发生那件事不是你的错。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跟强尼的交情；他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还有三天就到圣诞节了，强尼竟然遇到了这样的事。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正常的法庭审理呢？

任何一个裸背法官都会对我有成见。

” 裸背。

好吧，终于来了。

他并不比我以前接待过的流浪汉更有礼貌。

我本来还奢望有钱阶层的人能更有绅士风度；现在我轻轻吻别了这个幻想，送它上路。

“埃勒维先生，正如我刚刚说过的，这里是多拉，也就是狼变行为实时监管部，我们有自己的制度。

”我拿出了一张出事地的地图。

“你说车抛锚的时候你正在这一带，对不对？

然后你开始往东走。

这附近就有两个庇护所。

” 他抽了几口我给他的烟。

“我告诉过你，我对那一带不熟悉。

” “即使不熟悉，你也应该知道沿着大道走。

如果你没有离开大道，就应该能到达一个庇护所。

” 他耸耸肩，身子往后跌回椅子上，两腿又开。

我拿出了另一份文件。

“我这里有你的记录。

两次危险驾车，超速行驶，还持有毒品。

埃勒维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这记录对你不利。

” “他们撤销了持有毒品的控诉。

”他说着，一边把烟灰掸到了我房间的地板上。

“你那天用了什么药吗？

” “毒品是违法的。

”他看上去被自己这句话给逗乐了。

“暂时戒烟怎么样？

当时那么气急败坏是不是因为嘴巴叼不住烟呢？

” “嗨，打住。

”他坐直身子，摆了摆手。

“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你教训的。

我是你的当事人，记得吗？

” 我用手摸了摸头发。

“埃勒维先生，我只是告诉你他们在法庭上有可能问你的问题。

你使一个人终身残疾。

如果你能证明待在室外不是故意犯错，那么你就能不受制裁。

如果不能，那么你将会因为无视法规和恶性伤害罪而获责，等待你的是多年的监禁和劳动。

## &lt;&lt;月夜变身&gt;&gt;

许多年，埃勒维先生。

法官对这样的案子从来都是从严处理。

”他又耸了耸肩。

这时电话铃响了。

“失陪一下，”我说，然后拿起了听筒。

“你好？”

”“是劳拉吗？”

”是杰西。

自从一个满月夜放走两个变身人之后，她就一直在前台接待处工作了。

“劳，我接到了你姐姐打来的电话。

她说阵痛已经开始了，问你能不能赶到医院去。

她在圣维朗妮卡。

”我感到自己的喉咙抽动了一下。

“我马上赶过去。

谢谢你，杰西。

”我转过身去，面对埃勒维，他还在往我的地板上掸烟灰。

“埃勒维先生，我必须走了。

明天我再来看你，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我说过话。

我需要你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所以最好能回忆起事情的全过程。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再见。

”“再见。

”与他握手时，我感到自己的手指节嘎嘎作响。

他仍坐在椅子上不动。

“埃勒维先生，你可以走了。

”“噢，好吧。

明天见。

”他站起身来，大步走出门去。

“请把门关——”可他已经消失了，门大敞着。

我不出声地发表了几句评论，自己走过去把门关上，然后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埃勒维支付我能想到的任何一笔开支。

为他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我喝的每一杯咖啡也要让他掏钱。

要按手工研磨的价钱收费，还要算上奶油的钱。

这个想法让我高兴了一点。

我给上司打了电话，向他说明了一下情况。

“今天能不能准我一天假？”

我下周加班补回来。

”“一个婴儿。

”他听上去若有所思，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好吧，你走吧。

去看看那孩子会不会和我们一样。

”我不敢确定那不是一句玩笑话，保险起见，我还是笑了笑。

我拿起外套，挤出了我那间狭小的办公室。

经过前台接待时，我的肩膀被一只手拍了一下。

“劳拉·梅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是杰瑞，我负责的一个酒鬼，刚刚被我的朋友阿利领进来。

杰瑞浑身散发着垃圾箱一样的恶臭，这就说明他又掉进酒缸出不来了。

“劳拉·梅小姐，你提供了那么多好意见，我要谢谢你。

## &lt;&lt;月夜变身&gt;&gt;

你是个好顾问。

“嗨，杰瑞，”我打了个招呼。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上个满月夜我没待在室内。

不是我的错。

我想找个藏身处呢，你也知道，我总是努力去找的。

我并不介意待在那里，事实上我挺喜欢那些地方。

我总是找小到地方，但只要我找了，那就不怪我，劳拉·梅。

这个家伙说他抓我时，我在他身上撒尿来着。

我会那么做吗？

不会的。

你知道我是个好人的，劳拉·梅。

”他的身体前后摇晃，眼睛像孩子似地瞪得大大的。

“他们会起诉我，让我支付清洁费用。

你得帮帮我，劳拉·梅。

我不想付清洁费。

没有赚奇……赚……赚钱。

告诉他们我不会在一个执行公务的人身上撒尿的。

”我见过他比这更狼狈的时候：现在他的情况就够糟的了，但还没有完全丧失幽默感。

他还有能力靠自己的脚走出去，再去喝几杯，所以这次不可能一直把他关在牢里。

也许这处罚对他来说还不够重。

“他因为什么进来的？”

”我问阿利，后者正站在他身后。

“满月夜游荡。

这是第十二次了，他的情况不妙。

”“别让我付清洁费好不好？”

”杰瑞摇头晃脑地问。

“杰瑞，”我问他，“你没坚持参加匿名戒酒会的活动吗？”

”“我老婆离开我了，”他说。

“嗯？”

那是在你重新酗酒之前还是之后呢？”

”“噢，劳拉·梅小姐你这样说是存心让我难过。

你是个狠心的女人，劳拉·梅。

”“我有些想走了。

“这样吧，阿利，如果你能把这个案子放到明天，我就接手，他是我的老客户了。

”“你心肠还真好。

”“他不伤人。

”“我，”杰瑞说，“我是个绅士。

尽力去做个绅士。

”“能不能把他的案子拖一天？”

”“我想我可以把他先放到禁闭室去，让他清醒一下。

”阿利咧嘴笑着说。

“我不想睡在稻草上。

劳拉·梅，告诉他我不想睡在稻草上！”

”阿利把他推到走廊上去时，杰瑞大声喊道。

我转身向外走去。

这时我才发现走廊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听见了我们的交谈。

## &lt;&lt;月夜变身&gt;&gt;

他的头发打着绺，结成一团，眉头紧皱，嘴唇微张，露出牙齿。  
也许这个表情本该显得狡诈奸猾，可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张被拍坏了的照片。

“您好，”我说。

那个男人仍然盯着我。

“您是等候传讯吗？”

他慢慢地把头扭到一边，从牙缝里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然后又转过头继续盯着我。

“该死的软皮。”

”他说。

我乘公共汽车去了医院。

我坐在后排的位置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纸叠的小鸟：我把它揉成一团，又塞回口袋里。

没有必要再重复那些暴露紧张心情的习惯。

我和姐姐蓓卡并不亲近。

即将出生的孩子父亲不明，那两个男人都有可能。

全怪多拉工作失误，而这件事进一步加剧了我和她之间的隔阂。

一个月夜，蓓卡下班后来不及回家，就去了最近的庇护所，正如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应做的那样。

那天碰巧是周五，里面有很多人。

周五和周六总是人最拥挤，情况最糟糕的日子。

某个天才把她和一个陌生男人放进了一间小牢房里。

本来并不会出现什么严重后果，可偏偏蓓卡很倒霉，满月夜正处在她排卵期的中间。

变身时，她的身体燥热起来。

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我肯定会让她服药打乱生理期，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是政府的过失，不是她的。

她和那个不知道名字的男人在法律上都没有责任。

可蓓卡的丈夫并不这样看。

可怜的蓓卡。

就像一个好妹妹应该做的那样，我陪她去参加孕期课程。

我握住她的手，帮她进行呼吸练习。

我让多拉证明那次不忠并不是她的错。

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做到了。

这份证明让蓓卡从她丈夫的财产中得到了足够的份额，使她可以维持生活。

我甚至保证她分娩的时候我会在她身边陪着她。

尽管如此，在整个怀孕期间，我们之间仍然有隔阂，而且我也能猜出原因是什么。

并不仅仅因为我在那个导致她不幸的部门工作；那件事对我保守的姐姐来说简直是噩梦一场。

真正的原因是她无法告诉我，她多么盼望她的孩子能够正常出生，因为那样说就等于告诉我，她是多么盼望她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

她比大多数人还要害怕生下一个不能变身的孩子，她恐惧的原因正是我。

我们年龄很小的时候，她并没有注意到满月夜时我们的不同；但年龄稍长就不同了。

每当满月夜，她就和爸妈一起关在家里，而我则被送到多拉的育婴堂去。

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在责怪我不愿和家人一起。

长大后，我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正如我们知道的，所有的裸背的命运都一样：我们被安排进多拉。

惟一可以选择的是在多拉内部做什么工作，但不可能不为多拉工作。

工作太多，而不能变身却是很罕见的生育缺陷：我们都要一个顶俩，同时做好几份工作。

出生的时候一切都注定了。

虽然蓓卡从来没有明说我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但我知道她就是那样想的。

对她来说，狼变行为实时监管部已经偷走了她的妹妹。

## &lt;&lt;月夜变身&gt;&gt;

如果它再偷走她的孩子，我真不知道她会做些什么。

蓓卡躺在一张白色床铺的中间，乌黑的头发乱成一团，如果在平时，她一定会为自己仪容不整而羞愧的。

我进门时，她礼貌地笑了笑，以掩饰她心里的失望，我知道她还在盼着她的丈夫能来。

“姐姐，情况怎么样？”

我问。

她的口音与我不同，这是由于她接受的教育与我不同：即使她现在疲惫不堪，心情低落，她还是听上去比我文雅。

“医生说一切正常，还有几个小时孩子就要出生了。”

对我来说，几个小时听上去是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也许正如蓓卡所言，我一向缺乏耐心。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似乎是一阵宫缩开始了，我让蓓卡抓住了我的手。

她比埃勒维还要用力。

“呼吸，”我提醒她。

我想抽一支烟，但我也知道如果我在病房里点烟，肯定会被拘捕的，不管我是否为多拉工作。蓓卡在床上大口地喘着气。

我呼吸着病房里稀薄的空气，努力地想象那是香烟，却只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

一个戴绿色纸帽的男人步履稳健地走了进来，检查了蓓卡，什么话也没说。

几分钟之后，蓓卡放开了我的手。

我揉了揉，希望手上的肉能回到原处。

绿色纸帽先生点点头，向护士交待了几句关于扩张的话，然后向门口走去。

“您好，”他还没到门边，我连忙说。

“您好。”

我是帕克金森医生——你是她的朋友吧？”

“我是她的妹妹。”

蓓卡仰倒在床上，一言不发。

“嗯，她一切正常，”他宽慰地说。

“我还会再来检查几次，但应该没什么问题。”

蓓卡的脸焦虑地皱在一起，但她扭过头避开我的目光。

很明显，她还没有问医生那个她最关心的问题。

她肯定是想在我来之前问的。

但我已经到这儿了，她不想当着我的面问。

她的心思瞒不了我，但我感激她顾及到我的心情；尽管要是她不是那么迫切想问的话我会更高兴。

“孩子会一切都正常吗？”

我问。

“您说什么？”

“孩子会脚先出来吗？”

他张嘴要表示我不该这样问，但我打断了他。

“这只是因为我是头先出来的，姐姐和我都认为家里出一个不会变身的孩子就够了。”

“啊，那么说你是多拉的人？”

“对。”

蓓卡没说话，也没看着我。

“嗯，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出去了。

这句话并不能算个答案。

超声波扫描可以照出胎儿的样子，它的小脚丫缩在一起，摆出的姿势预示了以后的好运。

但直到分娩的最后时刻，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



<<月夜变身>>

比如说婴儿扭动了一下，弯了弯脖子，或是太多的氧气在不适当的时候进入了它的大脑，或是它降生之前母亲运动过度。

胎位不好只是个预示，并不是原因。

我和其他我认识的非里坎人一样，都是头先出母体的。

尽管钱包里放着孩子的超声波扫描图，只要蓓卡不亲眼看到她的孩子脚先出来，她是不会放心的。

她并未从医生那里拿到定心丸。

“你瞧，”我轻轻拍了拍蓓卡的手。

“没什么好担心的。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我。

“你这样想对我不公平，梅。

你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希望孩子……” 她说的是实话。

她确实没说过。

## &lt;&lt;月夜变身&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英国作家威特菲尔德为我们勾画出一个这样的世界：占人口多数的是会在月夜变身的狼人，而极少数的不会变身的人被称为“裸背”，遭到主流社会的鄙视。值得称道的是，她细致入微地探究了社会的偏见，笔锋十分老练，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想象成功地联系在一起。

”——《出版人周刊》 “作者描绘了一个在狼人占主导的世界中，不会变身的人类无法被现实接受的故事，构思独特，引人入胜。

威特菲尔德创造了一种令人震撼的阅读体验!”——雪洛琳·肯扬，《黑暗猎人》的作者 “威特菲尔德运用了一种精彩的叙述方式来讲述狼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同时从作恶者和受害者两面来讨论法律和暴力的深远影响的寓言。

当你读完最后一页的时候，夜晚会带给你更多的思考。

”——苏珊·克里诺，《狼人情》的作者 “令人印象深刻的处女作，在有关狼人的小说中这是一部文笔流畅，充满对不公现象缜密思考的著作。

”——塔那那利佛·杜，《乔普林的幽灵》的作者

## <<月夜变身>>

### 编辑推荐

英国作家威特菲尔德的最新科幻作品！

《月夜变身》讲述神秘、诡异的狼人世界……这是一个和我们的生活十分相似的世界，惟一的区别是人口的99%都是里坎人（即狼人），在月圆之夜，他们就变身成为嗜血如命、毫无理性的野兽。另外极少数的人，因为在胎儿时期脑部遭受微小的损伤而导致出生后无法变身，这些人被称为“裸背”，他们从小便要忍受人们异样的眼光和社会的不公……

<<月夜变身>>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